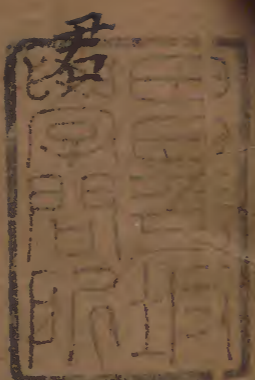


右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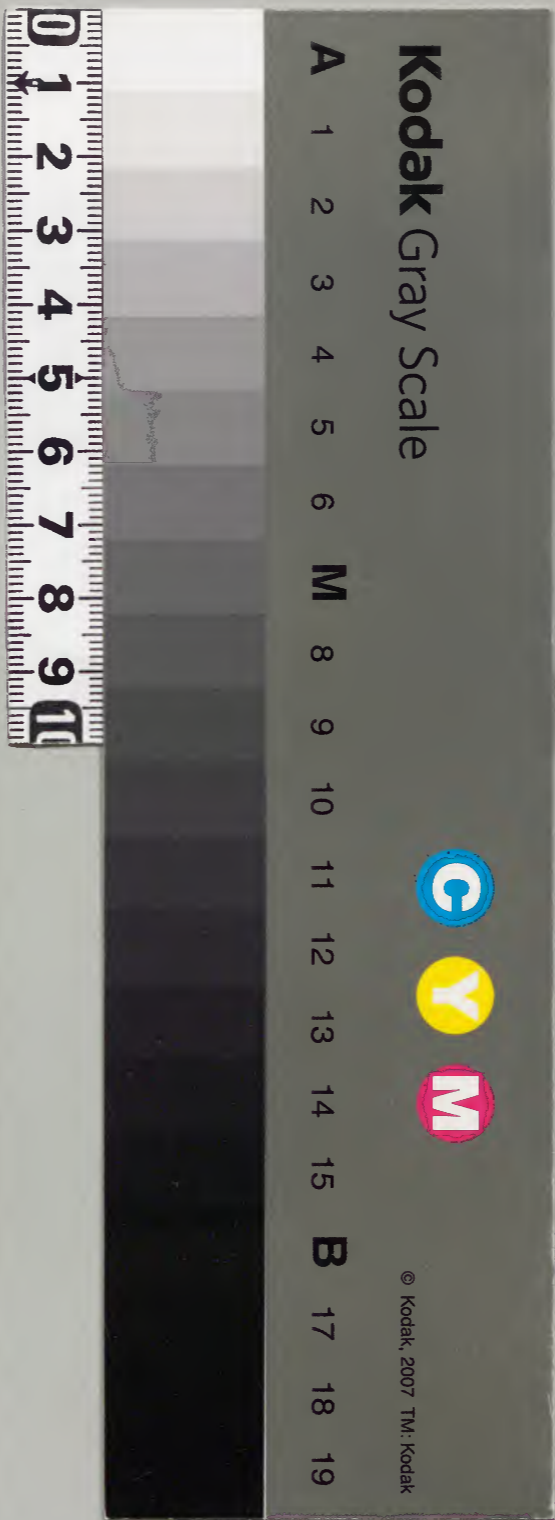
六之七



漢書門類			
八	九	〇	七
三	十	九	八
五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八	九	〇	七
三	函	架	冊
五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07	
冊數	35 (5)		
函號	297	35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六

君二

學務論學

乞令少主涉經學疏

上漢和帝
皇太后補

閔子馬
竇憲

請進儒雅講習疏

上和帝

補

樊準

勸學書

上魏高貴卿公

補

司馬師

論知人在務學

上宋神宗

孫覺

論君道稽古正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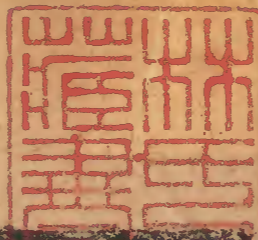
上神宗

程顥

論經筵輔養之道

上哲宗宣仁皇
太后

程頤



進經筵三劄子 上哲宗

程頤

奏論講讀官上殿日期 上哲宗

程頤

論辨延和講讀不可 上哲宗

程頤

進勸學疏 上哲宗

范祖禹

請乞常觀圖史 上哲宗

范祖禹

請乞進讀陸贄奏議 上哲宗

蘇軾

心說 上徽宗

補

江公望

性說 上徽宗

補

江公望

論聖學在正心 上欽宗

胡安國

論帝王之學 上寧宗

朱熹

重賢好士對

補

淳于髡

致士對

補

郭隗

諫逐客書 上秦王

補

李斯

上聖主得賢臣頌 上漢宣帝

補

王褒

積賢疏 上順帝

補

李固

求賢對 上唐憲宗

補

李絳

養賢疏 上宋神宗

補

程顥

論人主不宜有輕羣臣之心 上神宗

孫覺

論君臣相疑之敝 上神宗

孫覺

論今世亦有房杜之才 上神宗

鄭獬

論人主臧否人物宜密 上神宗

呂公著

論自古治亂在進佞直 上神宗

富弼

彗見言任人疏 上神宗

呂公著

論君道在知人 上欽宗

胡安國

荆川先生右編卷六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君二

論學

閔子馬

秋葵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

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乞令少主涉經學疏

竇憲

漢和帝即位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皇太后疏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卽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

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所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結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請進儒雅講習疏

樊準

漢和帝永元十五年鄧太后臨朝尚書郎樊準上疏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

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
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享
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
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
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
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
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
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
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
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

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
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
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
忠習譏諷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
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實后性
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
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
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
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
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

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上勸學書

司馬師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司馬師上書

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綠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且望作輔故能離經辨志要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尊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

論知人在務學

孫覺

宋神宗熙寧二年右正言供諫戔孫覺上

臣前日獲奉清光親承聖諭以知人為難臣時倉卒以對不盡所懷退竊私喜聖諭及此則以同符帝堯天下幸甚夫堯以神明之德睿聖之資而以知人為難故四凶舜禹雜處其朝而終能辨之知所信任蓋天下之事難之則易易之則難堯以知人為難故終享其易而成巍巍之功季世之君易於知人信任偏蔽以致禍敗者不可勝數臣竊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中庸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然則知人之要

存錄 卷之六
在於知言知言之方在於脩身而務學羣臣進見者其言亂雜而不一其情隱伏而難知倉卒須臾之間未可以試之而見也人主苟能貫乎聖人之道通乎天地之理則言出而知其所指事至而要其所歸譬之權衡不可欺以輕重法度不可欺以長短苟爲不學而燭理不明物來則眩矣尚何人之能知哉陛下躬上聖之資兼孔孟之業固足以燭萬務而察羣下之情臣願陛下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使天下之理明白昭晰心如定鑑不將而不迎則賢不肖判然君子小人辨矣惟留神財幸

論君道稽古正學

程顥

宋神宗熙寧二年監祭御史裏行程顥上

臣聞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

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
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
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
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
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
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今四海靡然日入偷薄末俗詭譎無復廉耻蓋亦朝
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
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
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經筵輔養之道

程頤

宋哲宗元祐元年崇政殿說書程頤上宣仁
皇后書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
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
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
嗣位太皇太后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
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
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
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
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

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
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
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以
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
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
視臣豈求進者哉旣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
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
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
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克萌矣尚慮陛下貪賢
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觀

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
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
是受命供職以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
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
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
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
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
如此願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
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
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

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足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之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正其身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

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
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
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
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
幼也知慮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
未曉知且當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
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
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
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
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

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
好傲虐是作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
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
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
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
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元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
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
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
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
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

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
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
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
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
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
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
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
蓋自有方時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
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
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

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
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
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
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
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導使知嚴憚年纔
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
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
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
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
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傍立史官言出

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
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
同赴經筵遇宰官赴口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
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
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
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
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
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
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
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

簾下如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
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
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
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
不領別官近復差條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
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
才不欲使之閑耳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
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
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
蘆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

此從古
解蒲蘆
細夢也

右編 卷之六
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
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不
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
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
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
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
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
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
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
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

閑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
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
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
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
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
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
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獨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
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
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
殛臣愚無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進經筵三劄子

程頤

臣昨日上殿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瀝懇辭遜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猷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矚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謹哉臣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為不諛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而非是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

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其一曰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



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
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
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
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
磨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
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
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
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
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又則自然接熟
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

則生敬愛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
之事無急於此其二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
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
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
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
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
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
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
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
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翫器皆

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于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其三曰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懾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奏論講讀官上殿日期

程頤

哲宗元祐二年崇政殿說書程頤乞遇六參日許講讀官上殿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固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

右編
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
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道養
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踈略如此
臣欲乞未御講筵間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
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唯有益人主在
勸講之臣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論辨延和講讀不可

程頤

哲宗元祐二年三月崇政殿說書程頤上

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
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

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
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
臨之言在臣自不必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
辯之若臨之言止於疑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
諍不辯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之見臣職
當輔導安得不辯臣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
者不學在位者不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得
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仁義之言難進人
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
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

右編 卷之六
不壞紀綱者乎以至公爲心孜孜爲治爲英主之事
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
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
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
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功
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
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爲
迂以稽古爲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
益衰志趣汚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習以成
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道乃陵替之勢也

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抑爲尊主以隨
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
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
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
移陛下之遠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
心不過以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
上講說義理之意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
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
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乃是坐講立
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

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說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其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入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

今日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輝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者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論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曰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曰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是也特以陛下信臨

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而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也周宣帝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爲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

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美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業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其所獻納如是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爲非則狂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言爲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

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禮義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
鄙於聖世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
革爲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
切惶懼待罪之至

進勸學疏

范祖禹

哲宗元祐三年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進

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陛下深居閒燕聖學日勤然
臣等無由罄竭愚短補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
兩月李絳奏曰爲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
陛下何今臣之愚竊欲陛下以學爲急故敢略陳一

二惟陛下留聽臣聞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楊
雄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
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王者之
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仲尼雖
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
體守文之君生而驕逸不能務學忘其祖宗之艱難
累世之勤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爲禍亂無從而生或
荒耽於酒或盤於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諂
諛日親忠正日疎人心離貳遂亡其國其所行之迹
後世視以爲戒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

右編
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繫於人君之心
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應降陰
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
燮理陰陽無他術焉惟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體傳
傳其德義師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
未有不由稽古好學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揆之
當今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
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
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太祖皇
帝以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年猶

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陛下試思太祖此言
宰相既用讀書人則自餘執政侍從之臣臺諫之職
必皆文學之士然後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
身乃可委以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
無學也然則天子豈可以獨不知學乎太宗嘗謂近
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
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鑒古今成敗耳真宗之
時益修太宗之業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問學未嘗少
廢今邇英講讀乃仁祖之成規也英宗神宗皆遵守
仁宗之法稽古好學陛下所知不幸先帝早棄四海

累聖已成之業任大守重傳付陛下陛下嗣位於今
四年幸賴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母臨天下陛下垂
拱無爲海內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爲急也陛
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
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
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
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
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爲義小人專於
爲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
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
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
陛下聖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
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爲陛下惜此日月願以
學爲急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人言行之要脩身治
國之道無不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規範也
論語雖已講畢望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
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講解及之則陛下聖意已
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之愚

請乞常觀圖史

范祖禹

哲宗元祐五年祖禹爲右諫議大夫上奏

臣伏見仁宗皇帝慶曆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覽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臣竊以古之帝王常觀圖史以自戒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爲圖鑒古不忘箴儆以養聖心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如目覩之二圖皆常頒賜臣僚禁中必有本臣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間覽此圖可以見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祖宗創業之艱難不唯有所戒勸易於記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請乞進讀陸贄奏議

蘇軾

哲宗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等奏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

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明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

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測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座右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心說

江公望

宋徽宗朝公望時爲左司諫進

耳目口鼻之不相亂其所以能聽能視能味能嗅者有心爲之官而管攝之也役使羣動鼓舞萬物莫知

所以然而然者有心爲之宰而制割之也能貴能賤能與能奪能生能死其所以貴賤與奪生死之者有心爲之君而命令之也心之爲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也以處求心而心非一處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是也以體求心而心非一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中間者是也以用求心而心非用之獨得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衆人放心賢人勿喪心聖人縱心至人無心惟無心故能忘天下能忘天下然後能得天下而若固有惟

縱心故能不拘於天下能不拘於天下然後能應天下而有餘裕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不離乎方今此心之一念此一念心直下研究不見條起之端倪亦不得瞥去之蹤迹方生方滅之間亦了然無所倚薄惟狂克念作聖一念聖則全體是聖惟聖罔念作狂一念狂則全體是狂狂與聖只一念間爾一念瞥起之心與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同一時爾蓋時由念起念自心生一心無二心故一時無二時也是以日新之德則念念故矣罔念之狂則心心新矣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故人君之運心動念其可不克慎耶四方萬里以爲遠矣而不思四方萬里之外果何物耶以爲虛空則虛空之外復何物耶空生於覺心之中如大海之一漚漚緣風激空自妄生妄本無妄空亦非空空旣非空則四方萬里亦非物也物亦非物空亦非空同一真境爾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禹之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其爲感格則至矣而未免彼疆此界之有所也莊周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議猶在理也存而不論則心存而言

絕矣言絕之處心境昭然心邇境亦邇攝萬物於一塵不爲不足故會四海於一堂之上何足道也心遠境亦遠徧一塵於萬法而不爲有餘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未足多也則人君置心之處其可自狹耶草木有理蟲魚有性有理而無知有性而無別無知則無好惡無別則無親疎自其異觀之肝膽甚遠矧無好惡親疎者乎自其同觀之天地爲一矧有理有性者乎理不異性性不異理心同一體爾一草一本一榮一謝吾心之理實在焉一蟲一魚一飛一潛吾心之性實具焉以爲無知而天之以斧斤可乎以爲無別

而困之以羅網可乎葉頭節尾毛端介末理無不具
性無不存心無不在一蟲魚之身毛端介末之甚微
一草木之體葉頭節尾之至細尚不忍傷其生况掩
羣而畋竭澤而漁童山赭林暴殄不以時者哉豺獭
祭天葵藿向陽蜂蟻之有君臣喬梓之有父子雖無
知無別非此心實徧於其間者何因而致然况其類
自有相賓相使相制相用之妙理人不得而知者爲
人君者烏可不知此心之全體耶蟻之丸蟻之粒與
夫承蜩貫虱者同一心之巧用也螳螂之斧莎雞之
羽與夫扛鼎拔山者同一心之力用也工倕之削輪

扁之斲庖丁之牛與夫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同一心
之妙用也人君知此故能任六子之力而收天地之
成功幹四時之樞而揔一歲之能事雷風疾驅而號
令紛馳雨霜以時而政刑並行九重淵默龍見而雷
聲四方赫怒冰凝而淵止用於大天地不能圍用於
小塵毛不能位用之遠則四方上下莫能禦用之邇
則瞬揚眉睫之不及其用如此其感亦然易曰咸速
也惟無心故能感人心之速如此爲人君者烏可不
知此心之妙用耶陛下踐祚以來爲政取人無彼時
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宜用舍惟義所在可謂達用

右系
心之時矣陛下之心卽神考之心神考之心卽一祖
五宗之心一祖五宗之心卽堯舜三代之心也心同
則念同念同則時同時同則治同念是雖惡亦是念
非雖善亦非桀紂幽厲之心未必皆惡也念非雖善
亦惡矣齊宣之心未必皆善也不忍一牛之觶鯨孟
子以爲是心足以王矣念是雖惡亦善矣陛下以神
考爲念卽當以一祖五宗爲念以一祖五宗爲念卽
當以堯舜三代之君爲念以堯舜三代之君爲念卽
當以桀紂幽厲爲念以桀紂幽厲爲念卽當以齊宣
舉心動念爲念克此一念則仁不勝用矣易曰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記曰大時不齊能知古今治亂之不
齊然後能齊古今治亂不齊之理非通乎晝夜之爲
一者不知也能通乎晝夜之爲一此所以爲大時義
奚必以今日之不齊而求合於昔之齊者哉陛下論
心之時貴通此也守新邊之城堡陛下不以廣土爲
大棄湟鄯之屬郡陛下不以感國爲小大小見於畛
域陛下心無畛域則大小之勢平矣八荒之外無以
異於側足之下尺土寸天無以異於九夷八蠻之中
陛下不以大小望於物則物不以大小望於陛下天
下孰有爭也哉舜陶於海濱一年而成聚二年而成

邑三年而成都無心於留而人不釋也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無心於去而人不置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無心於大而人不矜也隨心而足陛下今不啻足矣心若不足無時而足故漢武甘心於大宛唐太宗銳意於高麗得不足守民力疲矣心不足之過也有民有土置君以安之可也彼之士安於民矣彼之民安於君矣彼之安卽我安安而不去卽我守也如是則豈獨守在四夷在在處處皆爲陛下守矣蓋一心無二心故一處無異處也陛下論置心之處貴識此也陛下於鰥寡孤獨

常時有養疲癯老疾冬賜以粟一有凶荒水旱分遣使者賑貸調恤無所不至垂死之囚刑可疑情可矜請必得生其仁於人之生者如此已死之骨埋掩有祭其仁於死者如此燒田野有令不輕於植物矣殺牛馬有禁不賤於動物矣可謂知心之全體也禹見罪人而泣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人之心可忖度者其體同也本同而自異此禹所以痛之也禹痛百姓之心異而臣痛有天下者以萬物之心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堯之德

也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文王之仁也鳥獸草木何知而堯與文王何治而致然也若曰道化仁德此其大略惟知心之同體然後能該能徧能感能格陛下以禹之心思百姓以堯文王之心及鳥獸草木則一人向隅陛下爲之不樂也一草一木一蟲一魚取非其時陛下爲之不忍也蓋本體無二體故一心無二心陛下論心之體當冥此也陛下以旱乾爲災夕祝而朝雨以日蝕爲變晝祈而午晦天固高且遠矣其應陛下也如響陛下以儉德率民故民日用而加富不以侈心用民故民日勤而不匱以公心行賞賞不

及者歡然若親被其澤以不忍之心行刑刑不當者愀然如身被其辱民固愚且下矣其應陛下也如神其故何也陛下心卽天心天心卽民心是以一言之出足以風四方一行之見足以表萬世葭屋之下日月所不照而不敢爲陛下隱幽圜之間天地所不聞而不敢爲陛下寃陛下非親臨之也高拱深巖所以鼓舞天下者蓋有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心之妙用其神如此可不素養耶心不可不虛不虛則不明不可不實不實則不誠不方則不足與守不正則不足與行擾擾萬

緒靜有餘應紛紛羣言公無遺理陛下審是非以養
公則言之逆遜無所逃也寡思慮以養靜則事之變
態不足多也端好惡以養正則人知向矣致剛健以
養方則事知制矣實以虛養故精神外通虛以靜養
故純白內舍養之既備故用之不匱擴之則彌滿天
下掃之則不見蹤跡手提神器則萬夫不得睥睨鐔
持太阿而一介無敢覬望以之爲政故日新而人不
倦以之設教故神化而人不知陛下論心之用當契
此也心之旨如此其廣且大彼牯於形骸之內見於
肝膈之上昭昭然以爲妙道之得曾無異於鼓井淖
以議東海坐蚊虻而笑九萬之圖南也陛下紹述先
烈可謂孝矣必欲豐功偉績超然度越於百王之上
當出自胷襟無膠一偏之論無蹈於已陳之迹故臣
敢以心說獻願賜燕閒一過睿目臣願畢矣莊周曰
使道可獻子莫不獻於其父臣莫不獻於其君以道
爲果不獻也周所言道也臣所知說也說本無說心
亦非心道果在乎臣不敢知也

性說

江公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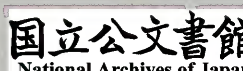
自孔子沒諸子之言性甚衆未曾有一言及正性正
性無性非無性也謂空無自性也若有自性愚者常

愚不可以爲智智者常智不可以爲愚狂者常狂不
可以爲聖聖者常聖不可以爲狂爲其空無自性也
故不可以不習習者學之謂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
性如美田種藝耘耔以時益以灌溉苗實豐美若其
不力稂莠滋遂及其成也不若稊稗種藝耘耔灌溉
之效猶習智而智習愚而愚習聖而聖習狂而狂也
書曰習與性成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習至於
成不可移矣雖曰不可移又何嘗不移哉若有自性
則不移也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狂與
聖天地遼邈豈特上智與下愚哉只在一念克與罔

罔克與罔習之謂也非性之有狂聖也亦非狂聖之
終不可移也性如空焉無有相貌無有聲味無有大
小無有廣狹以萬寶衆采飾之而空不受其飾而亦
無所措手而加飾也以糞穢而污染之而空亦不受
其污染而亦無所施其污染也是猶以智聖飾其性
而性不加增以狂愚污染其性而性亦不加損性如
水火水火之性徧一切處取之以陽燧見於照用烹
飪之功而火之名屬焉取之以方諸見於潤澤飲濯
之用而水之名繫焉水火之真性豈嘗顯照用烹飪
之功潤澤飲濯之用然亦未嘗離水火之性而有也

方其語性智愚孰名狂聖何有敦兮若無名之樸湛
然如九淵之止水無有波流不見文采縱欲喪心狂
之名生行日見德日新由必在道縱不踰矩而聖之
名立分別淑慝沉幾先物是非了然不惑於心而智
之名見沉於嗜慾汨於利害牿其天真茅塞其心終
身不靈而愚之名隨之豈其性哉亦未嘗離其性而
有也天得之而高地得之而厚日月星辰得之而明
雷風雨雹得之而震蕩鼓舞披拂潤澤用而見於止
而名也見於流行而名川芸芸名物蠢蠢名鳥獸蟲
魚皆吾性也不可謂之性也性無名見於事物然後

名生焉人莫不有性指一物一事名之則非性也仁
義禮智四端固出於性指愛而議仁仁當其名指仁
以爲性性不受也性無二名仁非全名禮義智亦然
擴而克之溥而大之所以爲智爲聖不能則爲愚爲
狂出於習也非止性也孟子指性善以謂人之生也
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今有赤子臥之空室饑則乳
之不見一人不交一語及其長也試問之孰爲汝親
孰爲汝兄汝愛其親否汝悌其兄否赤子終不能知
其爲兄親也亦不知所以愛其兄親也方其孩提乳



哺者教之呼其父兄教習既久見之亦數親愛之心
生焉豈止性哉指性以善不可也易曰利貞者性情
也不曰情性者性之情動而正也則近善矣故曰乃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亦通乎故習
然後能見可欲之情謂之善可也新室囚孺子十六
年而不能名馬牛馬牛非異畜長大而不能名者不
習知也况親出於天性不能知愛與悌者亦不習之
過也習之則孝悌之名生不習則賊天滅性矣荀子
之言性惡其善者僞也以人之性生而好利順是故
爭奪生生而疾惡順是故殘賊生生而有耳目之欲

順是故淫亂生則人之性惡明矣不唯不知正性而
又不通故習以其自見而言之也黃帝生而神靈后
稷生而岐嶷堯舜之於仁性之也苟不通乎故習均
是人也天胡爲獨以神靈岐嶷昇黃帝后稷以仁之
性付堯舜羊舌鮒初生母知其必以賄死不通乎故
習均是人也天胡獨以不義賄死與羊舌鮒是不然
也性如珠在泥如白受采珠雖在泥今古一如未嘗
變也白之受采隨染而化無有定色性無古今習通
古今唯通於古今故羊舌鮒之以賄死豈一日之積
哉其來有自矣是以神靈岐嶷不獨私於黃帝后稷

仁之性不專畀於堯舜也荀子以性爲惡見於習性者然也不通乎故習雖習性亦未能究之也楊子以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是知其習而不知其性非可以習名也以善惡之相混言性如折竹然一以爲籌一以爲矢一以爲縛一以爲編雖不離竹不可以編縛籌矢名竹也亦不可離竹而名編縛籌矢也合之而爲竹則無編縛籌矢之名離之而爲編縛籌矢而竹之名絕矣今以善惡相混言性是以編縛籌矢而名竹也而竹亦不當其名名體絕處正性方出韓子之言性有上中下三

品上者善中者可導而上下者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仁義禮智信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行於四中焉者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有見於上中下則有自性矣有仁義禮智信則有當名者矣性如水中鹹膠中清陰中影水中日決定是有而不可得鷹之鷲不可以爲慈化而爲鳩則鷲心盡矣橘之甘不可以爲苦變而爲枳而甘味忘矣若有自性鷲慈甘苦不可移也因習而名上中下可也以正性有三品不可也仁義禮智信固出於性不可以名性且以水

言之學者之言水則曰下孟子亦云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有圓物非具水性也遇上則逆遇平則止遇下則順而疾趨以是物爲性下可乎洪範曰水曰潤下蓋未嘗指潤下爲水性也下水之勢也潤水之澤也濕不可作鹹惟澤故能作鹹蓋水之性濕而已流而爲江河滯而爲陂澤散而爲雨露千變萬態不離乎濕以水之性爲下可乎以人之性爲善可乎性若具濕火性不復存矣蓋二者之性各相偏也由是觀之濕且非水之真性見於功用之性也如見習而言性也老師宿儒咸以孟子性善爲近亦如見水之濕指以爲真性而不知真性無性仁義禮智信亦無不性亦在習焉然後見學之不可已也如此此孔子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無間言相近則疑若有間矣有間非全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之命人性於生氣之宇如以小大之器納虛空以大小之形相疑若有間然所納無非全空人之稟性生而通故以習言之或生而智或生而愚亦疑若有間其具全性則一故曰性相近也習之又習率之又率智者益智愚者益愚故曰習相遠也所謂不移者見於窮年沒齒習之已成之爲言也若終不可

右編
移與書所謂罔念作狂克念作聖得無戾哉聖人之
言各有所當故曰自孔子沒諸子之言性非正性也
指習性而爲性也或曰誠或曰氣或曰心或曰神或
曰道或曰天或曰命與所謂性一耶二耶曰非一非
二如空與日光方其日未昇則空光顯日旣昇則空
光滅以謂全是日也非無空光以謂有空光也而不
可分七者之於性見於感天地通神明格萬物信豚
魚則謂之誠見於至大至剛舉天地生陰陽行四時
育萬物其存於中若嬰兒之息綿綿若存而未忘發
而見於外浩然不屈萬乘不畏三軍義之所在百死

不怖則名之曰氣潛天地宰萬物能久能近能玄能
黃能變能化迎之無首躡之無後擴之彌滿八極掃
之不見蹤跡名之曰心鼓舞羣動莫知作上作下如
風無形舍於心而無所感之則通獨妙萬物名之爲
神無不由也無不通也立之以爲極得之以爲德流
通爲五行不易爲五常父天母地徹古該今強名之
曰道無爲也非自然也無作也非任之也仰之而蒼
蒼豈其色也哉天得之而爲天人得之而爲人馬牛
得之嚙草飲泉不得已而名之曰天天使我有是之
謂命所以告諭風動四方之謂命所以名萬物之謂

命名雖不同其體則一所謂轉名不轉體爾合而言性則濫析而言性則殊不合不殊正性之理方見子貢孔門之高第而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宜其諸子各持其說不見折衷於聖人第未之思相近相遠不移之語爾正性一毫不可以加損習而至於聖人猶有習愚未除起惟性起無一事一物不起滅惟性滅無一事一物不滅性非起滅也若有一毫不盡皆習性也是以無功用者猶在半途全性之習了忘性用全習之性念念起滅非大聖人孰能與此

論聖學在正心

胡安國

宋欽宗靖康元年起居郎胡安國上

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務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自主迹旣熄微旨載於六經時君雖或誦說得其傳者寡矣陛下心源澄靜聖度虛明蓋天佑大宋篤生真主使撥亂反正建中興之業也臣竊意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誦者必有所隱而不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蓋已久矣而成效未見其於古訓不可以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

之學也伏願陛下慎擇名儒博通經術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繼文王克厥宅心之道以馭四海實天下大幸臣愚智識膚淺等於芻蕘惟陛下裁察

論帝王之學

朱熹

寧宗時上

臣竊惟皇帝陛下祇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爲博鬪靡以爲工而已也如是則勸

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爲過矣蓋臣天資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

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

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

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
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
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
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
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
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
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
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
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
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

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
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
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
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
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
終日儼然不爲無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
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
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
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

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
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
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
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
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
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
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
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以
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
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
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
使之勉彊盲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爲盛世
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裁幸

好士對

淳于髡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
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
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
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
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
髡曰古者驥騮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

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廔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致士對

郭隗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

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拍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

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諫逐客書

李斯

秦王拜李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既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於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併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

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
不克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
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克下陳娛心意說耳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
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扣鈺彈箏搏髀而歌呼鳴
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
之樂也今棄擊甕扣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
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
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

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
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
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
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克美鬼神降福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
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
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
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
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

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上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漢宣帝五鳳三年益州刺史王褒奏蜀人王褒有軼材乃徵褒既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於是褒對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

善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模清水碎其鋒越砥斂其鏑水斷蛟龍陸剝犀革忽若擘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鄰驂乘阜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雷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裘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

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
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
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
躬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
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
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
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
自鬻甯子飯牛羅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
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梁剖符
易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
之尹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
蟄蟀俟秋繪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
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
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
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

右編
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
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
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
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
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
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訕信若彭祖呶噓呼吸
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蓋信乎其以寧也

積賢疏

李固

漢順帝永和中李固遷將作太匠士

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
爲實安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
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
夏友田子方軼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
不敢窺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
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
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
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
在職雖無竒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
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

見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顧問者誠可
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
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
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
臣久托疾病可勅令起

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以固爲大司農

求賢對

李絳

唐憲宗嘗御浴堂北廊從容言曰朕閑覽前史見興化致理之主奉公竭忠之臣未嘗不與歎想其風采泝我貞觀開元之化備在青史垂於不朽朕不量菲薄欲庶幾仰承祖宗之道追躡古昔之風將鈞拔俗之士致濟代之才舉茲凋落納諸仁壽邊境屏烽燧之警鄙縣無恙怨之音禮義興行盜賊屏息無忝謚號不爲宗廟之羞向行而可以至是也學

士李絳對

陛下興聖懷發德音追帝皇之高風紹祖宗之不烈
思延鈞築之士想致唐虞之化非臣凡近愚昧所宜
獲承聖言而祇應清問也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德日
月合明思發於志故易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
况其近者乎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
且不違而况於人乎昔周成王泣啓金縢皇天爲之
返風宋景公誠發德音天星爲之退舍天人相感今
古同時記曰川澤通氣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
先言聖靈相通有感而應也今陛下以上聖之資撫

易化之運積勵精思理之志求希代濟時之賢感於誠懷勞於夢想言出於口行加於人神祇將必效靈才俊固當接武豈惟殷宗求於傳說周文獲於渭濱願言必從志誠斯感惟聖人爲能之抑臣又聞奏必觀其實不觀其文信其行不信其言若欲天下副陛下之誠從陛下之化自非聖躬行之以導其下則無由而致未有表正而影不直聲鳴而響不荅也今陛下以常士之禮而待拔俗之賢以九品之祿而望超代之器是由垂蝸蚓之餌以釣吞舟之鱗設弓弋之墩以羅垂天之翼固不可得而致也昔文王養老而

伯夷太公出昭王禮士而鄒衍樂毅至故必以身先之以誠致之未有不應者也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貴德親信端士遠棄邪佞盡忠進直者獎之希合從諛者斥之與大臣言敬而信之不使小人參其事與賢士游親而禮之不令不肖者構其隙唯義所比不論親疎唯仁是行不論貴賤去冗官無益於時者則祿及才能矣出宮女之希御幸者則時無怨曠矣簡繁數之儀則禮得其節矣除靡曼之奏則樂得其和矣將帥廉則士卒勇矣官師公則治化洽矣法令行則下不違矣教化篤則俗必遷矣如此則聖問周

達德聲遐宣可使金石孚變鳥獸率舞而况於人乎
則必賢哲慕義英彥赴響伊尹必負鼎而來呂望必
投釣而起由余必棄戎而委質甯戚必捨牛而効用
三傑成功於高祖四士展才於光武龍吟則山雲起
虎嘯則谷風生自然之應也然後陛下坐明堂朝羣
后興教化作禮樂正風俗厚人倫遠比堯舜興崇近
與祖宗合德時臻至理代稱中興則向者聖念所思
睿心企及何遠之有哉唯陛下勤行之爾若言之不
至無至也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勤之而已

養賢疏

程顥

宋神宗時程顥上養賢疏

臣竊以論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
致賢人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
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
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
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
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
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
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
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

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竝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

下矣

論人主不宜有輕羣臣心

孫覺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上

臣風聞臣下之論陛下睿聖聰明之資不世出之才以臨羣臣羣臣未有以瑋清光佐下風者故陛下有輕羣臣之心雖未知信否而臣竊惑焉竊以帝王之興亦各用其一時之人耳終不借才於異世也方今人才雖為乏少陛下欲興太平宜且隨才試用將有真賢大儒可與成功者至矣若必臯夔稷契然後為相太公方召然後為將則臣恐難以待也昔者燕昭

市骨終得樂毅齊威不拒九九之數以成霸功譬之
創大厦者棟梁榱桷之材無所棄成大車者輪轅衡
軌之用無所遺以其各有所施各適其用故也昔魏
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憂
之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申
公巫臣與之魏武之驕其臣楚莊王之自以爲憂其
度量相去遠矣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
亡夫王之與亡其爲道不同甚矣然其所以至此者
乃在乎驕士與求益之間夫求益而不已則天下之
善歸之人主而兼天下之善不王何也驕士而不已

則不聞其過日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如是雖謂之亡
可也故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典
樂史獻書師箴聵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
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夫
矇瞽庶人非有以賢於王者然且不廢况於朝廷之
士哉詩曰詢于芻蕘書曰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若芻蕘之賤夫婦之愚王者皆有所取則其兼覽廣
聽而至於幽隱及於微物者此道素行也今者公卿
侍從之官皆天子所與朝夕謀議以揆事圖策於堂
上者今其見也近者不過數刻遠者無召問賜對之

期其或乞至左右乃須待命數日然後得前以踈遠
難見之人迫於須臾倉卒之間則其言不能達其情
其論不能究其事必矣陛下又或易之而意不在焉
則見其才愈下其論愈卑也陛下若能改用此道數
見以盡其忠切問以觀其意使其所懷得伸而無遁
情則下莫敢不盡雖其踈遠者亦且于于然而來矣
陛下徧得天下之士而大小各當於用則太平不旋
踵而興若以人才皆不足與有爲而類忽之則臣恐
其賢者容默苟簡以求去不肖者偷合諂諛以投陛
下之隙若是則所失雖近而爲禍甚遠也易曰言出
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可不謹哉陛下垂意
聽察不勝大幸

論君臣相疑之敝

孫覺

宋神宗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上

臣風聞羣臣竊論陛下聖質甚美每加於初而聖治
未能有改於他日此由聖心所以待遇羣臣者未能
曠然無疑羣臣之所以事陛下者亦往往自疑於未
信也臣嘗以謂天下之患最大而尤切者莫甚於君
臣相疑而相遇以僞夫以誠待物物之格者幾何若
以疑焉則誰敢自盡陛下欲使羣臣人人自盡而比

周朋黨之行不設讒誣譖詢之說不行則莫若事至而制之以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臣下欲爲比周朋黨讒誣譖詢以蔽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主之權其小則欲干主之利陛下知權之所在而謹持之知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所謂持權者非以羣臣爲不可任也陛下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大臣之聽則權在大臣必矣若將不任大臣而顧訪於他臣亦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他臣之聽則權又在他臣矣屑屑然徒取諸此以益彼未見持

權之善也臣以謂陛下欲羣下之不爲比周不爲讒譖莫若察之以明而謹夫義理之所在欲羣下之不擅權利莫若進賢遠佞而賞當功罰當罪也臣觀陛下卽位以來進擢羣臣其初未嘗不崇獎優異其後則或厭棄踈外僅不陵藉之耳禮曰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此人主之所尤宜戒者也臣竊以謂凡如此始信而終疑之者雖其才或下不足以備訪問堪任使類或爲人所間彙端一開則不得爲全人臣恐陛下持此道不變數年之後可以備任使者少矣伏願察之以睿哲考之以理義進退陞黜惟

義所在則孰敢背公而循私比下罔上以自近於誅戮哉

論今世亦有房杜之才

鄭獬

宋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鄭獬上

臣比因賜對論及房玄齡杜如晦陛下問臣今世有此人否臣對以房杜者曠世無之苟所見未至則安知今世無有如房杜者哉臣退思陛下思得房杜用之此唐太宗之用心也而在陛下求之至與未至耳自古帝王何嘗求異世之士而用之當大業之際富貴乎廟堂之上者天下止知有宇文述虞世基而已

又孰知有房杜也則房杜者乃隋室之棄士也及太宗龍躍乎太原於是二人者攀鱗而起左携右挈遂定天下當時天下灑然始知有房杜焉則今日之處幽約羹藜藿者焉知其人不及房杜者耶顧陛下網之未密搜之未至耳夫天下之士有材在已者思有爲於世猶寒者之欲衣饑者之欲食其求用之心尤切於世主求賢之意而其迹無繇而至前或湮廢而不遂者可勝言哉惟有道之士以義自勝則雖老死於巖穴間無憾也至於雄傑之士則不然如其蹉跌則潛心世變幸有風埃之警遂躡而擾之故劉備久

不跨馬而腓肉生見而流涕此其志豈斯須忘功業哉而欲漢室之不搖豈可得乎故世主必渠渠懇懇欲得賢而為我用者正為此也虛懷屈已以訪之高爵厚禮以求之上之所好其下必有應者好之而未至不可遽曰今世無房杜高宗思賢其精誠乃通乎夢寐於是得傳說焉此用心之顯也臣願陛下推此心繼之以不倦則必有如房杜者杖策而至矣言陋意拙惟陛下裁赦

論人主臧否人物宜密

呂公著

神宗熙寧二年翰林學士呂公著上

與張方
平機密
事同意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羣臣與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而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欲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况人君用人既用其所長固欲知其所短若知其所短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方將同舟而濟共輿而馳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留意幸甚

論自古治亂在進佞直

富弼

神宗熙寧五年弼以司徒使相致仕

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諛佞謹直
 之人二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
 為所以致亂也謹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
 從所以致治也此乃人主致治亂之大略焉臣自離
 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廷所為大率諛佞者競
 進謹直者多處於外雖有在朝者蓋恐觸忤姦佞亦
 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又聞近日中外或有事緒上
 撓聖懷而忠義之士但仰屋竊歎不見有聞於上者
 致陛下不得知而又更張之此實非朝廷之福也惟
 願陛下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講求善政變禍為

福俾天下受賜坐致太平此老臣有望於陛下其間
 事目甚多亦不敢妄有條列但舉其大要惟聖君留
 神而擇焉不爾即恐浸漬漸深禍亂將至則於時益
 煩宵旰之憂而亦無所濟矣老臣犬馬區區之志略
 陳其端伏望聖慈無少忽而深思之力行之乃天下
 之幸宗社之福也奏上上詔輔臣曰富弼有疏來章
 子厚曰弼言何事上曰言朕多小
 人子厚曰盡令分析孰為小人上曰弼三朝老臣豈
 可令分析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罷朝子厚責安禮
 曰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儕今日曰誠如聖
 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子厚無
 以對

慧見言任人疏

呂公著

神宗熙寧八年知潁州呂公著上

臣伏觀今月十三日詔書許中外臣寮直言朝政闕失者臣世受國厚恩陛下蒞政之初首被選擢自外藩召入翰林故在左右日口陳手奏數進愚忠頗蒙採納今雖散處閑外其於愛君憂國惓惓之心未嘗敢忘伏見陛下祇畏天戒焦勞懇惻實天下幸甚臣聞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考之傳記皆爲除舊布新之象皇天動威固不虛發意者陛下之仁恩德澤猶未布於天下而政令施設所以厲民者衆乎何其譴告之明也陛下既有恐懼修省之言必當有除

穢布新之實然後可以應天動民消除變異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陛下自卽位以來早朝晏罷勵精庶務其規模蓋宏遠矣固將致堯舜三代之治以光太祖之業豈特區區守文之主哉然臨朝願治爲日已久在廷之士蓋乖戾而不和中立敢言者惟讒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進其外則郡縣煩擾民不安業畎畝愁歎上下不和氣扶老挈幼流離道路官倉庫廩所在闕乏又無以廣賑濟至於骨肉相食轉死於溝壑者多矣上下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殆任事之

臣負陛下之高志也何以言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爲天下之忠賢後日逐之以爲天下之極惡天下紛紛玷黷聖慮者蓋不一矣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斷可知也陛下獨不察乎况如一二入者方其未進用之前天下固知其姦邪小人也但取其一時附會故極力推進此所以終累陛下作哲之明者也自昔人君委任而責成者蓋有之矣如齊之威公是也爲其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也今則不然水旱不時人民困乏則無以分陛下之焦勞戎狄桀驁疆場有事

則陛下不免於旰食又况加以天變地震之異乎未見陛下任人之得也古之爲政而初不順於民者亦有之矣鄭之子產是也子產之爲政也一年而與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今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茲矣與人誦亦未異於七年之前也陛下雖慮亦及此而終未幡然者殆左右之臣蒙蔽陛下使天下之事不得聞也臣伏思陛下自卽尊位以來上奉兩宮仁孝篤至下逮諸王累朝貴主無不極於恩禮春秋方富而無聲色之過孝友恭儉發自天性宮中之事人無間

言而德澤獨不被於民者何哉臣聞安危在出令治
 亂在所任故臯陶戒舜曰在知人在安民願陛下以
 知人安民為先除穢布新以荅天戒則轉災為福旋
 踵而應矣臣昨者朝廷嘗蒙訪逮當時議者謂祖宗
 制度不可少變朝廷用人必循資級臣固曰不然何
 則興治補弊者乃人主之先務任賢使能亦不宜專
 較歲月但一出於至公當則可爾臣今所言亦非謂
 今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誠能開廣聰明延納正
 直公聽竝觀盡天下之議事之善者固當存之其未
 善者則當損之苟為非便不為已行而憚改言有可

取不以異議而見廢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驚眾
 人耳目而庶事條理百姓安定然後可以足兵食禦
 外侮矣臣伏自去國六年未嘗有一言仰達聖聰至
 於私居接人亦未嘗輕議時政今日所以輒進愚悃
 者誠恐陛下不於此時感悟則後日雖欲改為非奇
 謀高策亦未易為也

論君道在知人

胡安國

欽宗靖康中起居郎胡安國上

臣聞古者人君南面向明而治蓋取諸離離為日至
 明之象也日食常數耳春秋每食必書何也日者人

君之表苟有食之則暗而不明矣臣子倍君父則暗而不明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故春秋每食必書所以爲南面之大戒也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員罷黃門狗馬除甘泉宮衛息角抵齊三服官節用愛民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以知人不明失其操柄耳蕭望之社稷之臣而恭顯譖令引決於私室張猛忠正之士而自殺於公車劉向宗室之英也排擯詆毀令不得進用至於許史宦官則

信任不疑大本旣失雖有恭儉之小節何足以正紀綱隆國祚抑姦宄救黎元之困厄乎至如昭帝以齒則不逮孝元之長以文學則不如孝元之博雅以奉身調度又未必如孝元之節儉也然能辨上官桀之詐信任霍光漢祚復安黎民安堵誠得君人之本耳陛下有溫恭之德有儉約之行有憂勤願治之誠有好謀納諫之善過於漢元遠矣抑未知羣臣之邪正已皆明白於胷中而不惑乎亦有疑焉而未之決也如其不惑則固善矣儻有疑焉而不決之於早則君子必遠小人必親天下之事去矣小人善窺人主之

指意以求合君子則唯義之從而不苟是故古之明德於天下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四者不除親小人遠君子必矣陛下誠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鑒於春秋所書侵蝕之咎洞察正邪灼知忠佞如日中天臨照萬物則君人之本立而天下之事定矣

荆川先生右編六卷終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七

君三

求諫監謗

補 召公

諫靈土

補 白公子張

廣言路疏

上漢安帝

補 陳忠

奏乞延訪詢納

上晉武帝

補 李胤

請不詰難臣寮上言書

上唐太宗

補 劉洎

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上德宗

補 陸贄

論章疏多畱中不降出狀

上宋宗

補 孫抃

右編

目錄七卷

乙

二百四十三

左祥

乞容異同之論 上仁宗

呂大防

乞令朝臣轉封 上英宗

司馬光

乞復知州人上殿言事 上英宗

呂誨

乞博採羣言伸以義斷 上英宗

鄭獬

乞施行封事 上神宗

司馬光

乞追還轉對官陳習誤罰 上神宗

王安石

乞召對之人量加試用 上神宗

劉孝孫

乞下求言詔書 上哲宗

司馬光

乞刪去求言詔書中六事 上哲宗

司馬光

乞通下情除壅蔽 上哲宗

蘇軾

乞行臺諫封事 上哲宗

蘇轍

乞省覽農民封事 上哲宗

司馬光

乞詔天下皆得直言及百官次對 上哲宗

曾肇

論太學生不當以言事殿舉 上徽宗

鄒浩

乞容納直言 上徽宗

江公望

乞通下情防太察 上徽宗

江公望

乞先恤公議後謹獨斷 上欽宗

鄒浩

乞開言路 上寧宗

真德秀

建都說都關中 上漢高帝

婁敬

徙都成周疏 上元帝

補翼奉

不系

都金陵議

上吳主權

補

張紘

諫移都洛陽

上晉簡文帝

孫綽

論營建中都表

上唐玄宗

補

韓覃

論都洛陽

上代宗

郭子儀

論修建北京

上宋仁宗

范仲淹

乞罷修京城

上仁宗

余靖

議巡幸

上高宗

李綱

議巡幸第一劄子

上高宗

李綱

議巡幸第二劄子

上高宗

李綱

論經理建康以備巡幸

上高宗

詹夢得

都建康策

上孝宗

補

王阮

中興論言都建業巡武昌

上孝宗

陳亮

右編卷七

荆川先生右編卷七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君三

諫監謗

召公

周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民必多民

右編

卷之七

乙

三百十一 左祥

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
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
箴聃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
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
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
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
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
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
與能幾何王不聽

諫靈王

白公子張

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
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
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
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
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
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
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
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
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
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

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跪不視地厥足用傷昔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艾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罔爲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

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辜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填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廣言路疏

陳忠

安帝時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

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
嘉袁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
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
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
不上通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
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
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
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嚮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
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
實宜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

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奏乞延訪詢納

李胤

晉武帝泰始初尚書李胤上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脩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
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
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
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
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
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使臣訊訪詔從之

請不詰難臣寮上言書

劉洎

唐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散騎常侍劉洎上書諫

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賢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若乃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怒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辨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

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眾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細圖淡焉怡目固萬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戶則皇恩斯畢天下幸甚上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斯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謹言虛懷以改

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陸贄

唐德宗駕幸奉天翰林學士陸贄上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
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
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
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卽妄生是非以爲
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
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
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于
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甚多大抵
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詞窮若有奇才

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
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于接納鄉宜深悉此
意者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
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
莫盛于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
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于詢謀獻納之道也昔
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
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于茲勿以小虞而
妨大道也陛下所謂失于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

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
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
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
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
其似于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
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于神
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
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
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狂

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
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
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
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
于已而望盡于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于前而曰
誠于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于國者陛
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于上者陛下則出令
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
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于物不信于
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

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仲
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
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
聖輔也以聖輔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
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
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
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
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
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又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

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
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于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
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
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恐
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聖賢爲
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
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
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
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
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

理見天下之心夫久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于所
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輕溺于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
不考其實由是有過常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
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
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
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
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于近務大者必慎于微將
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
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
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

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
者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
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
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
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
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之
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
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
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銜聰明厲
威嚴恣彊復此六者居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懼此

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耻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銜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亾比干剖而商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心必不拒違所以至于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呐呐而爲晉賢臣絳

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
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
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
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
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
天下之情固多失望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
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
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
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于前黈纁于側
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
于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
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
臣之義薄矣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
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
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銜以
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
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
自辯無從而評也如水鏡之設無意于妍媸而妍媸
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
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墮情言不苟進君子之

右編
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
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是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
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任材曲直當分
如海之歸水洪流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
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
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
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寔之舉如此則獎
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
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
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實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

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
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
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
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
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
任人彰信不務于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
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
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
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
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

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舍弘之量而未翕受于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論章疏多留中不降出狀

孫抃

宋仁宗至和二年御史中丞孫抃

臣伏見近日臣僚所上章奏多有留中不降出者臣愚竊謂此一事於朝廷之體至要至重陛下宜深思而遠慮之可也帝王尊居九重總覽萬幾防謹之先在於壅塞銳心精力舉通其原尚或間有欺隱故作弛放弊將如何臣卽不審是已經聖覽別有特旨使之然耶將權勢僥倖妄生希合而致然耶萬一姦人緣此陰結巧僞公爲稽秘果有警急事陛下不聞大臣不得知其如何吁可駭也且書稱明四目達四聰堯舜所以成大聖今自溫成皇后薨逝以來忽然

生此節目臣恐四方聞之謂陛下不喜正論遂使讜
臣端士噤口結舌默不敢吐非廟社朝廷之福非天
下生靈之福欲望陛下敕中書申明自來條約指揮
通進銀臺司及內中經歷處所應文字竝須立便批
鑿投進或降出不得稍違時刻仍一一與大臣商確
可行可止之狀以慰中外物議則陛下聖德不損於
昔時陛下朝政愈新於今日臣不勝懇悃之至

乞容異同之論

宋仁宗時上

呂大防

古者衮服之飾必以黼者取其兩已相背而能成政

也兩已相背至銘諸躬而日服之以爲監有以見人
君御臣之深戒在於害同而惡異也舜伐三苗禹以
爲可益以爲不可然不害竝爲九官周公相成王召
公不悅然不害同爲十亂洪範謀及卿士則三公之
論有不用焉周官詢及萬民則卿士之謀有不取焉
夫然後可以通達衆志輔成大業苟取其所同而捨
其所異則晏子所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者而非特
如此而已苟欲其同則必有誕謾詐欺以附同者矣
苟惡其異則必有詭隨面從以免異者矣使入臣皆
懷誕謾詭隨以事上殆非朝廷之利也竊聞議異者

必使廷臣無異論乃謂之一道德爲此說者似不思也夫一道德以同俗者蓋謂典常之教不可不同也今以政事之殊有可有不可有宜有不宜有損有益而必異而同之恐非聖人之意也所惡異論者豈非以其沮議害事而惡之耶苟導之使言而擇之在我則雖有沮議害事之言在吾所棄固不能爲患也凡此無難改之勢而有速應之實蓋在陛下爲之而已如前所陳蓋陛下政事之形容於外者臣得以揣度而陳之至如陛下聖性之淵微君德之崇厚惟幾以成天下之務惟深以通天下之志臣之愚陋莫得而測焉伏惟仰觀天心旁考古義絀奇論而用中道則天下幸甚

乞令朝臣轉對

宋英宗卽位殿中侍御史司馬光上

司馬光

臣竊見祖宗之時累曾令朝臣轉對或遇災異更廣求直言真宗咸平景德之間詢訪尤切其詔書云涉詆訐者固可優容乏詞藻者許其直致是時羣臣上書言事者日不下百餘封每戒勅閣門令疾速進入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令詳定以聞所以然者不唯考時政之得失亦以觀羣臣之能否也是故太

右編 卷之七
宗時得寇準真宗時得張知白皆上書言事驟加擢
用後爲宰相俱著名跡景德元年六月內出朝士邊
肅等二十四人等姓名命於崇政殿引對在外者驛
召赴闕其後稍稍用進多爲名臣此皆近事可法者
也陛下踐祚未久羣臣能否恐未徧知欲乞依祖宗
舊制每遇內殿起居日常令朝臣兩人轉對其餘在
京及外處臣僚有欲上書言事者在官司皆不得
壅滯彼必欣然承命各竭所懷然後陛下親加省覽
必有所得若上書者稍多陛下不能一一徧觀卽乞
擇近臣識慮明達用心公正者二人先次看詳但求

道理切當不取文辭華美分爲數等各以貼黃節出
事宜置之於前然後奏御陛下更以聖意擇善者特
令引對面加詢訪若實有可采其所言之事卽爲施
行仍於禁中籍記姓名每遇有重難公事試委之幹
辦俟果有功效乃加進用如此則天下之才盡在目
前可以器使雖堯舜之世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亦
不是過也不然但循故事止作虛名所上之書未必
省覽雖復省覽亦無施設則無益於事不如不爲也

乞復知州人上殿言事

呂誨

宋英宗時侍御史呂誨上

臣聞漢宣帝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
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副必知其所以然斯
最切於治道也國朝故事親民官通判以上擬任先
引見仍於中書呈身替還知州許上殿言利便三事
乃察言觀行之體也比來引見呈身如故但未嘗親
問中書不閱實言利便三事亦皆罷之天下郡守不
得人者十五六豈聖朝求治之意哉疎遠之臣有終
身不得近清光伸一言以紓素蘊者欲君臣之道相
屬上下之誠相接不亦難乎臣欲乞今後凡除擬知
州人引見日令上殿親有所問審察其人仍俾中書
閱其可否然後授之以任替還依舊許言利便三事
因而總核必得其實

乞博採羣言伸以義斷

鄭獬

宋英宗時上

臣伏見陛下初卽位四方傳聞以謂陛下聰明英斷
同符太祖有志之士莫不投袂歎息傾望陛下之風
采然自授政以來號令所發蹈常習故不聞赫然有
以鼓動天下者始以聖躬微疾猶足以爲辭玉饁旣
復尚恭默而不言者實未知所諭將以陰拱自晦徐
觀天下之動而後出而制之耶則於此殆將周歲萬

不終
卷之十一
機之變槩可見矣將以慕商宗之節思得聖人而後
用以爲政耶則傳說何可數有哉果無之則遂一世
而不言邪將以左右牽制動有畏憚而不敢明爲之
耶不明爲之則二府大臣與禁庭侍從皆足以寄腹
心又何疑而不與之謀耶是三者皆非所以爲術也
非帝王南面聽斷之大權也先皇帝時惟用仁德以
涵育萬物及其久也蓋有偏而不舉者矣夫仁主愛
義主斷猶春之爲生而秋之爲殺也生而不殺則萬
物潰爛而不成其如歲功何陛下承先皇之仁愛宜
用義斷以整齊天下所謂義斷者主柄也今夫唯唯

而不斷可否決於輔臣則主柄屈而不尊如輔臣朴
忠雖不敢亂大法而爲陛下奉行條例止可閱日月
而已一旦有輓腕誰可橫身爲陛下當大事者乎萬
一姦人朋比參廁於其間則天下之大勢去矣陛下
眠今日爲治耶亂耶必以爲亂則邊兵不試境內無
跋扈強臣孰謂之亂必以爲治則威令寢削大綱解
而不緝孰謂之治是治與亂正在陛下留意之秋也
右顧則爲治左視則爲亂蓋陛下舉首而天下治
亂之勢分矣陛下何不日求賢者與之圖議今所與
共大政者不過七八輔臣則所聞所見盡於此而已

矣烏能窮天下之聰明哉古者謀及卿士清問下民
詢于芻蕘於是羣言集而治道成乃欲以七八輔臣
之言而望大治豈不爲濶略者哉臣願陛下馳詔天
下許盡所言有可采者與之召對至於臣下進見少
賜數刻之景訪以得失虛意以求之精察以審之明
斷以行之庶幾天下之勢將亂而復治矣如其優游
泯默日復一日有志之士解體而去士望去則民從
而去矣陛下尚欲恃四海之衆而保萬世之安乎臣
實不勝愚者之慮

乞施行封事

司馬光

宋神宗卽位初御史中丞司馬光上

臣伏以大舜舉賢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漢武帝詳延
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終獲其用威加胡越眞宗
皇帝總覽羣臣章奏用其言而顯其身以成咸平景
德之治凡察言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立政自古及今
其道一也今陛下卽政之初首開言路令中外臣民
皆得上封事海內欣欣咸畢精竭思以承休德若於
此際能采其嘉謀舉其賢材而用之則太平之基可
指日而望也苟徒備外飾廢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
不取則天下頽弊之事當何時而振起乎臣與張方

平先受詔詳定中外所上封事雖已盡心精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一一奏聞更望陛下擇其精者決自聖意必令行之其有識慮稍出於衆者願陛下特賜召對面加詢訪考其虛實果有可采密籍姓名遇有差遣隨材受任俟其實有顯効然後可以不次拔擢如此則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矣取進止

乞追還轉對官陳習誤罰

王安石

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王安石上

臣竊聞轉對官陳習坐言人罪惡被絀監當習之爲人忠邪愿奸臣所不知然陛下施罰如此有未安者

二上下之所以相遇者詔令也詔令所以行於天下者信也詔令不信則人主之權廢矣故孔子以爲兵與食皆可去而不可以無信今陛下命羣臣使斥言有位之阿私朋比尸素有一人言之則不考問其虛實而絀之則甚害陛下之信此未安者一也人主之聽天下不可以偏偏則有弊偏於惡言人罪則其弊至於姦慝不上聞真宗但惡人潛行交結陰有中傷故詔言事者不得畱中此未有大失也然在位者遂以爲人主厭惡言人之惡者其俗之弊乃至大臣奸邪賊汚而真宗終不得聞蓋言人之惡者旣衆人所

不喜而人主又厭惡之則其弊必至於此今有一人
爲陛下斥言人臣之罪未知其虛實而陛下遂以爲
大惡則今孰敢爲陛下言人之奸者乎奸不上聞則
雖大臣復有賊污狼籍者陛下亦無由知之而天下
之政壞矣此未安者二也臣聞人主之聽天下務在
公聽並觀而考之以實斷之以義是非善惡皆所欲
聞所不欲聞者誣罔欺誕之言而已卽不欲聞人之
惡則象恭滔天方命圯族非堯之所得知也堯所以
能知共工及鯀之惡而又知舜之善者蓋以能公聽
並觀不蔽於左右親習之人而考之以實斷之以義

一切斥絕拒塞誣罔欺誕無義之言而已故書之稱
堯者以其能嫉讒說畏巧言非以其惡言人之惡也
人主所以爲賞罰者以善惡也欲知善而不欲知惡
則是欲有賞而無罰也有賞而無罰有春而無秋非
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臣愚以爲陛下此舉過矣其
作始則小其弊成於後則大不可不察也改過不吝
者成湯之所以聖也伏惟陛下不吝改此則天下幸
甚

乞召對之人量加試用

劉孝孫

神宗熙寧五年御史劉孝孫上

右編
臣伏見陛下講脩衆務提拔人材雖毫善寸長畢蒙
收采英識睿鑒前古罕及然其間有召自遐遠使之
對揚天資高明聖問宏奧幽仄之士乍對清光舉動
語言過於兢畏偶有罷去能無沮傷蓋其始召也皆
以爲榮及其罷去也不勝其辱况士人或緣臣僚薦
舉或爲朝廷所知比之流輩必有可采苟就其材器
各加試用不惟不沮傷其志是亦陛下覆載涵育之
德也

乞下求言詔書

哲宗初御位門下侍制司馬光止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
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
修治邦家又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
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
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
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同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
號令不可不謹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分也當
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切見近年以來風俗頽
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故
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

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
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
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
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
日夜憤痛焦心泣血不顧死亾思有開發於朝廷者
也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
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
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
要鬧處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
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卽日附遞
奏聞皆存副本彊有抑違其百姓無產業人
慮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職指揮放令逐便然後陞
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卽施行其
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
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
進羣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
舉措施爲惟陛下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陛
下若以臣言爲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
書施行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
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取進止

乞刪去求言詔書中六事

司馬光

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上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並許進實封狀仍頒下諸路州軍於要關處出榜曉示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臣昨奉聖旨令人見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亟竭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

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銜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所有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

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銜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徇者狹伏望聖朝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乞通下情除壅蔽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上

蘇軾

臣聞天下治亂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自達故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亾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亾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于瀘南明皇不

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且壅蔽則其弊必至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更十日糧有何不可而始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于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于臣之私別無利害而于聽政之始天

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于今日二十七日
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侯上殿欲少效愚衷
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唯陛下察臣誠
心少加采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心先處晦而觀明
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
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
成臣敢以小事譬之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
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于動而
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
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于爭而旁

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難
之漢景帝卽位之初首用晁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
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
不敢復言兵武帝卽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
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屬爲富民
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于立事未有不悔者
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
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
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也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
鼎盛臣願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

右納
卷之七
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嘗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于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人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自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

乞行臺諫封事

宋哲宗時上

蘇轍

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知親覽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風聞相慶臣實何人

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
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
以上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
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
爲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也昔真宗皇
帝臨馭羣下獎用正人一時賢雋爭自托於明主孫
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旣以諫顯名則忠良之士
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
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
發旋卽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默不自可否是非之

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
事相高此風旣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
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卽
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
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
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
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旣已得罪
臺諫有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遂去由是風俗大敗無
一人復正言者天祐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
言路爲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

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機密人主所當獨聞須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恥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

神省察天下幸甚

乞省覽農民封事

司馬光

宋哲宗時上

臣伏覩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齋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唯農最苦農夫寒耕暑耘霜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蠶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絺褐而

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
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日覩盛麗則不復肯
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爲嗤鄙誠可哀也
又况聚歛之臣於稅租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
苗則強散重歛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
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于無益之費可
不念哉夫農蚕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
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
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廡使坐問以民
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

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
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
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
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
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至今稱爲精當昔
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
小人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
人主旣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
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
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

右編 卷之七
獻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太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爲始矣取進止

乞詔天下皆得直言及百官賜對 曾肇

宋哲宗紹聖元年知杭州曾肇上

臣聞自昔有爲之君欲以收覽威柄修立政事一新海內之耳目則必公聽並觀大開言路使朝廷得失民情利病百官忠邪賢不肖畢聞於上然後虛心審

察揆以古誼參以時變出於天下之公而無悖於前可施於後者則斷而行之出於一人之私而於前爲無稽於後爲有弊者則絀而不用以此經綸天下之務酬酢萬物之變故能所爲必成所欲必獲古之興王所以功施一時澤及後世未有不出於此者伏惟皇帝陛下躬至德開大明方且夙寤晨興以總攬權綱更革時弊爲志然後發德音下明詔使人人得直言時事無有所諱以廣聰明以通壅塞正在此時而中外寂然未聞有所諮訪此臣之所未諭也論者或曰方今宇內無事朝廷清明陛下循守舊章足以稱

治尚何事於言哉臣切思之斯言過矣何則舜之繼堯無異道也方堯老而舜攝固已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及其命九官則天地人神草木鳥獸之政無所不舉而終之命龍作納言蓋雖舜之盛德又當極治之世所以通天下之情者猶不敢不以言爲急又况德未臻堯舜之盛世未若唐虞之治乎惟是臣下用事則或蔽於自私而惡聞其過於是多爲闕防杜塞言路指鯁言正論爲矯激以循默取容爲忠厚此則任事者之所便非朝廷之忠計也昔漢宣帝之初上書者皆爲二封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

奏及魏相執政白去副封然後天下之情無不上聞宣帝所以知人疾苦成中興之功魏相所以總領衆職號稱賢相者能去壅蔽故也陛下無有爲之志則已苟有志焉而不廣開諮詢訪納之路臣未見其可也臣愚欲願陛下明詔天下皆得直言又詔百官使以次對諭以至誠求助之意責以盡忠無隱之誼其言而有益則不惟納用且加以賞言而亡益則一切包容置而不問如此則遠近之人知陛下有求言之實有聽言之明孰不感激奮勵應上之求哉雖然四海之大士民之衆不必人人皆知義理方陛下虛

已下問之時豈無乘間投隙以姦言私說惑亂聖聽者此則在陛下聽納之際有以辨之而已孔子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孔孟所以知言用此而已蓋人之以言接於我者不能使之齊而能使吾不為彼之所惑者辨之有道故也辨之有道則雖姦言私說雜陳於前安能移我之意故苟畏其亂惑而遂廢諮詢是何異憂噎而廢食也臣愚待罪從官轉徙五郡道路傳聞皆謂

陛下聖質高明濟以果斷其志將以有為於天下日夜傾耳以聽德音而久之未有所聞輒因賜對首敢以是為獻伏惟留神采擇

論太學生不當以言事殿舉

鄒浩

宋徽宗即位初中書舍人鄒浩上

臣准中書省刑房送到錄黃一道為太學生張寅亮等妄言裁減皇太后園陵浮費各殿一舉事臣尋觀寅亮等所上書其言狂謬固當懲戒以示天下緣士大夫已在選擢而詳練滋久者尤有不能體悉朝廷用意之深况山野一介布衣之賤乎陛下察其無知

特從輕典又且追改屏出學押出門指揮則是寅亮等固已在所矜容矣止殿一舉誠不爲過但近年以來言路壅塞爲時大弊自陛下勸獎開導始克通達世以相賀獲仰太平今寅亮等若未免殿舉切恐自此以後人復畏避不敢獻言天下之事無由周知亦聖政所當深慮者也傳不云乎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臣亦願陛下以此赦之而已所有錄黃臣未敢簽書行下

乞容納直言

江公望

宋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

臣聞漢武帝殺人如薙草而汲黯數以直見不少降帝終下之黯在朝淮南之謀爲寢一戇直之臣甚微而朝廷輕重繫焉是以養之不可不隆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不謹今朝廷以言得譴不過黜官去國而已然未聞有汲黯之切直何也蓋養之不素未必充其才旣充其才遇之未必盡其禮禮或加厚聽之未必察其情去之未必當其罪以人君之威逐一小臣不啻若怒颺之振槁翩翩然徑逝矣而不知適以資讒諂囁嚅相賀之語也傷君之明喪臣之直無甚於此自昔人君之明廣大度以優容虛誠心而延佇

推平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所以養成人臣之直
故其進諫也無首鼠之疑謀有批鱗直前之勇氣事
無不聞理無不盡上無過舉下無逆情姦人破膽黠
吏縮手民賊屏迹國狗希鳴蹇直之氣日益尊矣故
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陛下德
度宏博出於天性群臣進諫涉狂未嘗誅戮復加優
賚天下之士孰不爲陛下盡忠况在言責者乎傳曰
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信斯言也然臣聞太宗正觀
之時道人使諫三年之後諫者悅而從之又一二年
勉強受諫而終不樂蓋受難堪之言常在於慷慨願
治之初必厭於翫習已安之後漢武帝剛忍之主也
而有容直之得唐太宗剛明之君也而卒有怠惰之
失相去遠矣惟陛下覽焉

乞通下情防太察

江公望

宋徽宗時上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後有疏左右
有續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
不見已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已過則心
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
耳目隱發爲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

以求瑕搜慝鈎致盜詐出於不備擿發如神此一酷
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爲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爲度
海內爲家而爲京兆不爲者乎陛下卽政之日一
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目張膽人人自安告
訐不長風俗向厚比聞稍稍復置益舊額通爲七十
人一人量以十人爲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
爲之散手通途永巷不啻數千百人矣夫婦醜詆之
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節狀擿隱挾伏何所不至人
人踴踏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識朋友不敢信目不敢
注視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王

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織芥必聞深案醜誣排陷
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尚早
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籍威勢杜絕人
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隔睽
萬目由聞人之過不聞已過之所致也老子曰察見
淵魚者不祥以察爲明是誠不祥之召也陛下豈不
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心能使之昏昏
不喻朝廷之所爲乎人各有口能使之默默不議陛
下政事乎旣不可掩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
以爲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

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
得而議何為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因言以
誅壹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
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
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本根尚存枝葉他
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乞先恤公議而後謹獨斷

鄒浩

宋欽宗時上

臣嘗讀孟子見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
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
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
以為民父母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
人君之所急務尤在於此焉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
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
意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夫公
議之所在既已察矣必待見賢焉然後用之見不可
焉然後去之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
之前惟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之所以致
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二帝之所以王三王之所以王

未有不於此者也臣愚伏見朝廷之事竊疑近日
以來頗有異於陛下卽位之初者參聽人言往往有
嗟歎不平之語非若前日之無不和悅者且今去陛
下卽位之初纔半年有餘耳然遽已如此不知自今
以往又將如之何也况祔廟旣畢普天之下莫不延
頸拭目以俟初政而初政者乃人君謹始以正其本
者也尤宜省察正在今日臣願陛下深思孟子之言
發復公議先達于上然後斷以獨智庶幾有爲悉協
天下之望

乞開言路

真德秀

宋寧宗時秘書郎真德秀上

歷觀往昔言路壅塞之由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大
臣好自專而已自用則自視天下之人皆莫已若而
惡人之言自專則舉天下之事唯所欲爲而忌人之
言今陛下恭已責成未嘗有自用之失大臣虚心無
我未嘗有自專之私而羣臣觀望莫敢盡言者陛下
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諛佞成風
日以浸盛然其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泰
周端朝之徒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正如
始病之人血氣雖傷而未至甚憊也其後呂祖泰之

右編 卷之十一
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疾已深於慶元矣又其後也盜平章軍國之名起邊陲干戈之釁非獨舉朝莫敢言雖布衣韋帶之士求一如泰者亦不可得是開禧之疾又深於嘉泰矣風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藥扶持豈易爲力誠如更化之初一時羣賢皆得以忠言自奮則精氣風采猶可漸還而曾未兼旬遺補之官以言罷職是疾方才愈而遽以酒色伐之矣若是而欲起嘉泰開禧之沉痾其可得乎自時厥後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方其去也陛下皆華之以美職畀之以大藩視昔斥逐言者

之時固大異矣然人之常情易媮難勉彼見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未免妄疑陛下真有諱言之意故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譏譏以買禍且侍從之臣以已見求對故事也今或曠歲彌年而不一舉職者矣集議各貢所聞亦故事也今或閣筆相視而不措一詞者矣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默如此豈不殆哉臣今欲爲陛下言者三一日勤訪問臣自獲侍清光每見陛下延納群臣溫恭有禮從容咨訪罕聞玉音記注所書寂寞無幾豈皆不足以上承清問乎又聞遇兩班多從陛下旣進復却或至

再三陛下雖未必厭聞人言群臣或得以妄議聖德
臣願自今昕朝賜對時出聖訓訪以民生疾苦朝政
闕遺仍詔賓贊之臣雖有兩班皆令宣引則下情可
通而上聽無壅矣二曰廣謀議臣聞古者大事謀及
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比年政令之間或有更革
往往過爲秘密不暇參酌群言計慮固曰精詳本末
豈無未究有如楮弊鹽鈔尤爲民命所關而更張獨
決於廟謨獻替靡聞於群下倘凡皆若此欲事無遺
策其可得哉臣願陛下以帝堯稽衆爲心以漢廷雜
議爲法俾得自竭則令無不臧矣三曰明黜陟昔唐
憲宗以忠直用李藩以循默去鄭絀迄成中興之烈
而宰臣裴垪尤能獎勵盡言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
謝垪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休復
大慙故論者至今稱憲宗爲聖君而裴垪爲賢相間
者一二小臣以奏對剴切旋被獎拔亦足以明示好
尚矣臣願推廣此意凡向以言事去國者察其用心
之忠勿使久外左右近臣盡誠獻替者當如憲宗之
擢李藩媿阿苟容者如裴垪之責嚴休復使人知忠
鯁可尚而諛悅可羞則元和之盛何難致之有

說都關中

婁敬

漢高帝五年敬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而見帝賜食已而問敬所欲言便事敬上說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索善十餘世劉避桀居幽大王以狄伐故去幽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

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益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

故此亦搯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高帝問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

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徙都成周疏

翼奉

漢元帝時上延問奉以為祭天地于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疎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攻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

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太和百姓浴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人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鼃池前饗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羗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

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彘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事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都金陵議

張紘

漢獻帝建安十六年吳孫權長史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權以為治所上言

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崗阜連石頭訪問

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

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崗改名秣陵今處

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

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能從也後劉

諫移都洛陽

孫綽

晉簡文帝時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著作郎孫綽乃上疏

大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

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

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

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

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

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

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

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永革中

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

而守之且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

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

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
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
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
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
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
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恩豈
不纏於聖心哉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
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
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剴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
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

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蹶
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
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
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
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
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
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帝王之都
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
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
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

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政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埋

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諫營建中都表

韓 覃

唐玄宗開元間翰林學士韓覃上

臣聞古者明王之制也史書過瞽誦詩公卿諫士傳
言無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而
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者也陛下不以
臣不肖忝在學士敢不竭忠盡節有隱避乎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老氏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曩者
韋氏稱制萬邦憂惶實賴陛下神武克復社稷其初
也賤珍寶禁奢華罷土功敦朴素革衆弊代天工垂
拱無爲削疑心崇虛靜追踪堯舜比德軒羲天下顚
顛傾耳注目喜遇非常之主復在於今日矣康哉之
歌復聞於黎庶矣奈何簡易未幾而又興建中都乎

蓄於閑廐數倍乎溺於聲色無極乎耽於遊畋不節
乎營爲繕造衆多乎都邑課稅煩劇乎不省亡國之
風因循覆車之軌天下失望四海驚嗟朝野心知而
懼罪鉗口以斯統御天下豈所謂可久可大之業耶
且自歷代之君皆欲建萬代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
者也豈使子孫傾覆天下者哉子孫若覺所行必將
敗亡則必恐懼不敢爲之矣以亡國之主自謂必不
亡也然後至於敗亡也存國之君恐懼必將亡也然
後至於不亡也易曰知進退存亡得喪而不失其正
者其惟聖人乎又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言懼亡

獲堅固也管仲曰古之廢國家失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有樂焉不知其陷于惡也陸凱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惟陛下居安慮危在得圖失防患于無形之始慎禍于纖微之初念管仲之至言棄少樂而存社稷覽陸凱之篤論思樂人而彌長也禮記曰孟夏之月無有壞隳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昔魯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業也犯天下之大禁襲春秋之所諱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孝經曰理國者不敢侮于鰥寡而况

於士人乎今不恤庶人之擾而建都國不畏上天之怒而長戲豫棄安就危棄存就亡棄易就難棄約就奢而欲永有天下恐不可得也但恐頃年已來水旱不節天下虛竭兆庶困窮戶口逃散流離艱苦輦洛暴水所喪尤多江淮赤地饑餒者衆加以東北有不賓之寇西涼有喪失之軍干戈歲增疆場騷動近又胡羯逆命徵發不寧料事度宜豈應更建中都乎至若兩都雖舊制矣然而分守官衆多矣費耗用度尚以爲損豈况更建中都乎夫河東者國之股肱郡也勁銳強兵盡出於是其地隘狹今又置都十萬之戶

將安投乎夫惟所造城闕爰及苑囿侵奪閭閻令其
別創損壞冢墓令其改卜殷富者破其產業貧窶者
莫知所從外迫威詔內懷湯火怨嗟之聲驚惶之擾
盈于途路逮於鬼神老小孤惻茫然無計憂悲苦惱
不可勝說此甚不可也且陋東都而幸西都自西都
而造中都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都國
之多不恤危亡之變悅在遊幸之麗不顧兆庶之困
非所以建深根固蒂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
意之言息事德陽之殿魏主採續咸之諫止造鄴都
之宮巨職非其位言微細然聖主不以人廢言不

以微擯人矣臣愚誠願陛下發德音垂明詔深恤黎
庶罷事中都則福履無疆天下幸甚謹言

論都洛陽

郭子儀

唐代宗時郭子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
車駕東幸天下皆各程元振東宮屢論之元
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
且都洛陽以避蕃寇帝然之下詔有日子儀
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

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嶠函前有
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
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
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

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亡前史
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
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
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
鮮居東洛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
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
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
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
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
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

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震蕩不安退居陝服
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
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
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
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
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
汴達於徐方比自覃懷徑于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
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
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
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

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為狄所滅始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况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飡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遠瑗史黜之直薄征弛力卹隱迫艱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十年之永永無極矣願時邁臆動迴鑒上

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脩薦享謁陵寢以

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

代宗省表重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

也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陝遂宮子儀伏地請罪帝駐車勞之曰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論修建北京

范仲淹

仁宗時陝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范仲淹

此策如
據見靖
康時事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盱眙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以言而取罪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為名使東道有餘則運

真宗急
猶幸澶
淵仁宗
時緩不
敢幸澶
淵矣

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
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輳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
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
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此夷簡之策臣今別有愚見請
一二以陳之臣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
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
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
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
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
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

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
面盡平絕無險阨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
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
以支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
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傍無堅甲
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
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
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
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請乎唐明皇
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以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

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
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
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
煬帝盤遊淮甸遠遼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
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不復爲唐矣德宗
欲幸益郡李晟累奏乞且幸山南以繫人心乃知朝
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
搖動遠遼重兵則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
閩帝居九重是以王公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
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

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
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
煩動之勞鑿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
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
深犯我若修固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而沮南
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
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弗出也
進不能爲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
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豈非陛
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哉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

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修築城隍爲失體不猶愈于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請問而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况臣素來愚拙唯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

言比之奉春君之僭未甚爲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

乞罷修京城

余靖

宋仁宗時上

臣竊聞大臣建議內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伏以廟堂謀議天下具瞻帝王言動萬世爲法安危所繫舉措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謹難以慮始人之常情

臣願陛下深思遠圖以安民爲本臣請縷陳二事望陛下擇其可否臣聞西賊僭號之初宋庠請修函谷此時關中動搖謂朝廷棄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修京城乃是捨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動搖強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以邊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是利未集而先致其害也况今北胡之賂旣厚西戎之好旣講雖知信誓不可卒保磬磬蒼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方何望哉昔魏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宣王料民山甫譚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重而安危之所起乞陛下捨此二策別議遠圖之術

議巡幸

李綱

宋高宗建炎元年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乃上十事首議巡幸

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爲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

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撫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間風俗收豪俊之用以攘戎狄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巡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一也不置定都使夷狄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

使姦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搔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爲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乂安益治守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

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
宜先期降勅榜曉諭軍民及以修謁陵寢為名擇日
巡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
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
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議巡幸第一劄子

李綱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
之議冒瀆天聰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
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鑿輿
順軌法以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

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
之建康為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
促修城祇備謁款宗廟而永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
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
安危所繫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為言嘗蒙宣諭但欲
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
遷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
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
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
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

而欲爲大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爲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爲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爲當如此臣竊以爲未然而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則臣竊歎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難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卽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池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爭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

將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爲我有矣請爲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京東西者中國之腹心也江淮荆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蠢起

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爲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安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爲安臣愚竊以爲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於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於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

臣愚竊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爲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隣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爲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

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恐
棄中原也河北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
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
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
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
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說
天下不勝幸甚

議巡幸第二劄子

李綱

臣前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未可保守修
葺未備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

四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
聖慈令與執政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
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葺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
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
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
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
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相持累年高
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
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
不肯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

之與勅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旣而王師大集，旌旗千里，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撻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勅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

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旣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蠡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旣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稗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

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爲今冬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宋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爲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以報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爲羣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論經理建康以備巡幸

葉夢得

宋高宗時兩浙西路安撫使葉夢得上

右臣伏聞朝廷已命翁彥國經理建康以備巡幸竊惟國家定鼎汴陽固萬世無窮之計然而聖慮深遠以爲萬一之備或有不得已者則形勢所在不可不考建康居東南要津實恃大江以爲險然自豫章而東長沙而北江陵而西江行數千里控扼之會皆以武昌爲襟帶孫權建鼎足三方之勢抗魏制蜀倚爲用武之地故周瑜呂蒙因之以破曹操擒關羽晉元帝南遷首命陶侃以龍驤將軍爲太守故蘇峻之亂卒賴其効宋齊之後專事隴蜀不以爲意侯景長驅

無所忌憚遂致梁禍唐以鄂岳爲一道觀察嘗委以
重人至牛僧孺罷相文宗復以鄂州爲武昌軍置節
度使特命僧孺守之則歷代兼制江湖之意形勢大
畧可見唐雖都關中與吳晉異亦不敢忽也至於所
以夾輔建康者又環之有五城曰石頭城曰冶城曰
臺城曰苑城曰新城蓋大江之險特可爲之限隔而
所以守江者必有爲之捍禦今惟新城在揚州之境
利害所繫差輕其餘四城皆不可廢韓滉鎮浙西當
朱泚之亂潛修石頭城人疑其異志亦可知石頭城
之爲利臣愚竊謂鄂州宜建爲帥藩宿以重兵以爲

建康之西門石頭城當尋其故址興輯之分備屯戍
以謹大江之守然後建康可恃以固伏望聖慈特命
大臣參議施行臣職忝論思雖事非所部願在今日
匹夫願自竭以冀秋毫之補不敢以犯分爲嫌輒獻
其愚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都建康策

王阮

宋孝宗卽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康
以圖進取而大臣幸安計未決王阮試禮部
對策

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
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

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
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
上皇遵養時晦不得已與平迺駐臨安所以爲休息
計也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較以
曩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
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旣分動靜進退之理
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
地秦有函谷蜀有劔閣魏有咸臯趙有井陘燕有飛
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
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

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
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蟠虎踞之雄胥
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
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
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倘六龍順動
中原在跬步間况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
於足下患不爲爾

中興論都建業巡武昌

陳亮

上孝宗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磬磬無告不可

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
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
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况今虜酋庸
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
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
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
時早爲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
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
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
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大武以爲我自生

髮未燥卽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
帝旣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
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
其爲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
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
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
官認爲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
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
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
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

本紀 卷之十一
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賢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姦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克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羸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而財自阜東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

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闕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躋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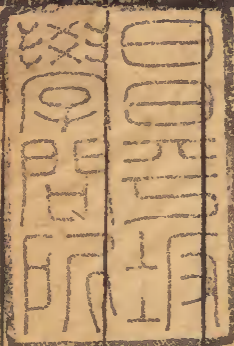
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垂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河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

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歛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旣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

本紀 卷之七
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帥率諸軍
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
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
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
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
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
相應首尾如一精間探明斥埃諸軍進屯光黃安隨
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
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
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

東西之勢分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
以持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
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
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
舟師由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
並進以搃其胷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
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
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
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
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

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野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裁幸



不統
 卷之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